

编者按 小暑时节,阳光炙烤大地,蝉鸣高树,蛙唱池塘,暑热中自有一番生机勃勃的韵味。本期撷取三篇夏日小品,带您感受夏日的声色与滋味。《流萤飞舞的夏夜》中,讲述了童年捕捉萤火虫的趣事。孩子们在池塘边追逐流萤的快乐,与奶奶悄悄放生萤火虫的善意,构成了夏夜最鲜活的记忆。《绿豆汤里的月亮》,通过一碗冰镇绿豆汤,串起了祖孙之间的温情回忆。《夜听蛙鸣》则描述了一场池塘边的“辩论会”,作者从蛙声的此起彼伏联想到儿时捉青蛙的往事,又引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,展现了夏夜特有的蓬勃生机。三篇文章以不同的视角,记录了夏日里那些平凡却珍贵的时刻。愿您在阅读时,也能在文字里重拾那些被时光冲散的夏日碎片。

流萤飞舞的夏夜

○ 于春林

火热的夏天,激情的夏夜,总有述说不尽的浪漫。夏夜的浪漫里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瞬间,在时光的流转中沉淀为永恒的记忆。

夏夜,萤火虫提着灯笼赴约时一不小心洒落一地星光。我便循这着迷人的光亮去找寻时光的记忆。

当白日的暑气被月光浸凉,葡萄架下便“长出”温馨的故事。儿时的夏夜,乡村的人家总是喜欢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纳凉,大人们手里一把蒲扇摇碎一地星子,孩子们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嬉戏玩闹,消遣这个夏夜。那时

夜听蛙鸣

○ 徐龙宽

几场大雨下过,夜晚有了一丝丝清凉。晚饭后,我躺在竹椅上乘凉,耳边传来阵阵蛙鸣,此起彼伏、接连不断。这声音,来自院子外的一片水塘。说起来,我好久没有听到蛙的叫声了。

蛙声初时稀疏,先是一两只蛙试探性地叫两声,唯恐惊扰了夜的宁静;后来它们胆子大了,便放开了喉咙,错落有致地嚷起来。高音清脆响亮,低音浑厚悠长,一声接着一声,像是在热烈地交流,又像是在欢快地歌唱。高亢明亮的声音,通常来自于青蛙;低沉沙哑的叫声,则多属于蟾蜍。蛙声穿透夜色,钻入耳中,竟有些聒噪。我心想这些蛙是否也有什么心事要诉,还是单纯地为了炫耀声音而叫。若是后者,倒显得纯粹;若是前者,便不免令人心生疑惑了。蛙们能有什么心事呢?

多云的天气,月光不太明亮,

的我,最喜欢拿着一个罐头瓶子捕捉萤火虫。

我家老宅后面就是一方水塘,它或许最先感知夏夜的浪漫。水塘是村上的养鱼池,是干旱季节人们灌溉的水源地,四周长满了茂盛的芦苇;尤其是雨后的夏夜,池塘里蛙鸣阵阵,萤火虫肆意舞动,是孩子们最爱光顾的地方。我们总会带着一只简陋的小网兜和一个带盖子的罐头瓶子,开启一场快乐的夏夜之旅。

萤火虫总是不期而至。起初只是芦苇尖上的一点幽绿,宛若沾了露水的星辰,转瞬间整个池塘便笼罩在朦胧的光晕里。当成群的流萤掠过水面,水中的点点荧光宛如凝固的钻石,美得令人屏息。正当我沉醉在这梦幻般的光影中时,早有小伙伴用网兜轻掠水面,将一只只萤火虫装进罐头瓶里。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,将这些会发光的小精灵装进瓶中,也装进了童年的记忆里。

玩累了,奶奶的大蒲扇下是我清凉的港湾。奶奶坐在竹椅上一边为我拭去额头的汗珠,一边

只淡淡地洒在院角的杂草上。杂草丛中想必也藏着几只蛙,它们的叫声更加近,仿佛就在耳边。这让我想起少年时种种经历。夏天的雨后,我会和小伙伴一起捉青蛙。那时的蛙声似乎比现在更为密集,蛙也更多些。捉住青蛙,用细绳拴住后腿,看它们在泥地上蹦跳,便觉得有趣极了。不过玩不多久,我们便会将其放掉。现在想来,那些被放生的青蛙,或许就是今夜歌者的祖辈。

蛙鸣越发激昂起来,仿佛在举行一场热烈的辩论。这边刚停歇,那边又接上,偶尔几只同时开嗓,谁也不让谁。故乡雨后的傍晚,邻居们也总爱聚在巷口争执。张家抱怨李家田水漫了过来,王家指责赵家的树枝压垮了院墙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吵几句,有人上来劝架便散了。不过人的争吵总带着几分计较,而这些蛙儿的“争论”,也许是为了领地、吃食或是配偶,纯粹得很。

夜渐深,有露水开始在我的裤脚凝结,凉意顺着小腿爬上来。蛙声依旧,没有丝毫倦意。它们难道不需要休息么?也许暗夜对它们而言,恰如白昼之于人类,是最为活跃的时刻?我不得而知。

蛙鸣是可以入诗的,有人就曾为其落笔:吴融的“稚圭伦鉴未精通,只把蛙声鼓吹同”,道尽对蛙鸣的别样解读;王建的“蛙鸣蒲

轻摇蒲扇送来阵阵凉风。我则在竹椅摇晃的吱呀声里进入梦乡。梦里仿佛看见萤火虫眨着委屈的眼睛,埋怨我将它们囚禁在狭小的玻璃瓶中。然而当我醒来时,瓶子里早已空空如也,原来是慈爱的奶奶趁我熟睡之际悄悄放走了这些小精灵,让它们继续在夏夜里自由飞舞。这一幕,我永远珍藏在记忆里,称之为“流萤记事簿”。

家乡池塘里的萤火是夏夜最灵动的点缀。那抹微光轻盈掠过我生命的记忆。五十年后,当我在书房的电脑前写作时,屏幕的蓝光中忽然浮现出那抹温暖的黄色,原来时光早已埋下最温柔的伏笔。那一刻,童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

记忆中的童年,是搪瓷缸里的凉茶,是老槐树下斑驳的树影,是瓜田里的窃窃私语,是夏夜晚风的轻吟。这些平凡的画面,总在我人生失意时悄然浮现,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慰藉。

夏夜的浪漫,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平凡时刻里。它们看似寻常,却能在时光的长河中成为永恒。

叶下,鱼入稻花中”,则绘出田园的鲜活图景;辛弃疾的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传神地描绘了蛙鸣阵阵的丰收图景。

一只蛙突然从草丛中跳出,落在我的脚边。我低头看它,它却不慌不忙,鼓着腮帮子,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与我对视。月光下,它的皮肤泛着湿润的光泽,背部有几道深色的条纹。我们对视片刻,它后腿一蹬,又隐入了草丛中。万物生而平等,在我眼中的它是卑微生灵,而在它眼里,我不过是另一片会移动的阴影,与芦苇的摇曳、月光的偏移并无本质不同。

夜深了,邻居家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。只有蛙声依旧,固执地填满夜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起身准备回屋,忽然听见一阵异样的声音混在蛙鸣中,是蝉的叫声,清脆而明亮。几只飞蛾扑向阳台上的灯泡,在玻璃罩上撞得啪啪响。我挥手驱赶,它们却噤若寒蝉,向那一点光亮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叫,还有不知名的虫子在草间鸣唱。原来这院子外不止有蛙,还有别的生命在夜晚活跃着。它们各唱各的调,却奇妙地谱成了夏夜动听的音响。

躺在床上,蛙声透过窗缝钻进来,一唱一和,倒成了最好的催眠曲。听着蛙鸣,渐渐入睡。梦里,我成了一只青蛙,在故乡皎洁月光下的池塘边,放声高歌。

小暑一到,暑气便从泥土里蒸腾上来,粘在皮肤上,甩也甩不掉。这时候,人心里头就只剩一个念想——喝上一碗冰凉的绿豆汤。

祖母熬绿豆汤,是从午后开始的。这是小暑时节最重要的仪式,比日历上的红圈更让我期待。

她先挑豆子,把干瘪的、虫蛀的,一粒粒拣出去,只留下饱满的颗粒泡在清水里。吸饱水分的绿豆渐渐膨胀,就像憋着笑的孩子突然绽开了笑脸。灶上的水已经烧开,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,她往里丢一把冰糖,再撒几片陈皮。热气蒸腾,厨房里漫开一股微苦的甜香。

我蹲在灶边,看火苗舔着锅底。祖母说,绿豆汤要熬得沙而不烂,火候太急,豆子就失了形。她拿长柄勺慢慢搅,汤色由清转浊,再渐渐澄澈。熬好了,盛进缠枝莲纹的青花瓷碗,晾在井水边。傍晚时端回来,碗壁上凝满细密的水珠,手指一碰,凉意就钻进皮肤里。

夏夜闷热,蝉鸣歇了,只剩几声零星的蛙叫。院子里摆一张竹床,我和祖母并排躺着,蒲扇摇动的风里带着艾草味。她递给我一碗绿豆汤,汤面浮着两片薄荷叶,月光落进去,晃晃悠悠,宛如一枚小小的银币。

“慢点喝,”她说,“别把月亮吞下去了。”

我捧着碗,一小口一小口地抿。汤是沙沙的甜,薄荷的凉意在舌尖一跳,又顺着喉咙滑下去,整个人好似浸在凉水里。碗底的绿豆沉甸甸的,偶尔咬到一片陈皮,酸涩里泛出回甘。祖母的蒲扇还在摇,风掠过额头,带走了最后一点燥热。

有时候,月亮被云遮住,碗里就只剩一片黑。我仰头看天,等云飘过去,月光重新掉进汤里,才肯继续喝。祖母笑我傻,说月亮又不会跑,可我还是固执地守着,仿佛那碗里的光,比天上的更珍贵。

二十年后的一个小暑,我在厨房里熬着绿豆汤。灶火开得太大,水滚得太急,豆子果然煮散了形。计时器响起时,我正忙着回工作邮件,匆忙关火的举动,如同打断某个重要会议。我将绿豆汤盛在玻璃碗里,放进冰箱急冻。两小时后取出来,玻璃碗外侧爬满冰晶,汤面映着冰箱的灯光,白得刺眼。空调的冷风呼呼作响,却怎么也吹不散心头的燥热。

我端着碗走到阳台,月光宛若流水倾泻而下。我轻轻晃动碗中的汤,看着那轮明月在汤面上碎裂又聚合,就像多年前一样。只是这一次,再没有人提醒我:“慢点喝,别把月亮吞下去了。”

我仰头饮尽最后一口,月光在喉间微微发苦。突然明白,那碗里盛着的,是永远回不去的时光,是祖母用蒲扇摇出的整个星河,是井水也镇不凉的思念。而今我吞下这轮明月,却再难尝到当年的清凉,唯有岁月沉淀的苦涩回甘,仍在舌尖久久萦绕。